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繡像紅燈記鼓詞 第十一回 菜裡藏金傳書送飯

詩曰：父子本係骨肉親，不道賢奸莫比倫；女賢葬妾流芳遠，父奸害婿遺恨深。閒言敘過，書歸前回。卻說眾人將棺材送至草堂，才待要走。愛姐說：「拜佛只拜一尊，眾人請且慢走，俺家中無人，就煩你給俺入殮罷！」眾人聞聽，將老夫人屍首抬入棺材以內，與鄰家借了一把斧，把棺蓋釘好，母女二人齊向眾人就叩頭。愛姐說：「家中窮忙，酒也無有。」龍氏說：「恁大爺們，不是外人，統俟你爹爹回來再酬爺們的勞罷。」言畢眾人早有頭先走的，後面的也陸續散去。龍氏這才手拿錢紙，叫愛姐在靈前焚化。母女雙膝拜跪，放聲大哭起來了。唱：

龍氏女一同愛姐跪靈前，與那個氣死夫人化紙錢，說道是娘死靈魂依然在，聽兒把買棺情由訴一番：因為娘死後無有錢和紙，兒也曾為買錢紙把髮剪，因為娘死去三天無棺木，兒願將賣了愛姐買口棺。那一日錢婆領著愛姐賣，遇著他嬸母花園把銀贈，不但是贈銀買棺殯殮母，還叫我替他行孝靈位前。他爹爹嫌貧愛富心腸歹，蘭英女贈銀葬妾性情賢。似他這不配二夫真節女，似他這未娶盡孝女中元。我的娘縱然死在陰曹地，千萬的休忘那人好心田。母女默祝與啼哭燒紙罷，牆上的一輪紅日落西山。

話說龍氏母女，燒紙已畢，紅輪西墜，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愛姐說：「娘呀！俺二叔在南牢受罪，幾天無人去看看他，今早你把飯多做些，我一來給俺二叔送飯，二來還有俺二嬸子那封書子，交代與他。」龍氏說：「兒呀！你本是個閨女家，知道那監在那裡？」愛姐說：「鼻子下頭沒有嘴麼？問問人家可也知道了。」龍氏說：「你既是決意看你叔去，為娘也不阻你，我與你做飯去罷。」說話中間將飯做熟，盛到罐內，愛姐說：「娘把銀子給我拿上一錠，再拿二百大錢，給俺二叔接去，好叫他零碎使用。」龍氏遂將銀子錢如數拿去遞與愛姐，愛姐把銀子裝在鴻素荷包帶起，手提飯罐，龍氏送出大門，愛姐順著大街往城內去了。唱：

小愛姐手提飯罐往前行，大街上許多人等亂咕嚕。這個說趙明害婿真禽獸，那個說知縣貪賊糊塗蟲，這個說繼高本是二公子，那個說那裡受過大五刑。一定是受刑不過屈招認，安心要斷送他的命殘生。現如今南牢以內把罪受，不消說秋後要在刀下傾。可憐他姪女幼小把飯送，看起來這宗事情太不公。旁邊裡怒惱一個壯年漢，尊了聲眾位街坊你是聽，似這等昧理欺心把婿害，咱何不大夥試試賊趙明，十字街方上一個人大眾，齊打胡的上前去把他證。眾人內忽聽一人來答話，恁說的這個話兒用不中。現如今他哥上京未回轉，告上狀誰人能以作首領？況且是趙家勢大銀錢廣，恁好比雞蛋撞石一般同。依我說莫提老張共老李，單止要一車穉皆自成功，偷空兒放上一把無情火，燒他個片瓦無根房宅空。但能勾燒死趙明官司變，八分是他女還配孫相公。

不言這街坊眾人閑談論，單表那愛姐送飯女花容。順大街一行走一行又想，淚球兒不由的滾滾濕胸。也不知他叔得見不得見，也不知禁卒從容不從容？還不知南牢監裡在何處，還不知那裡是個甚光景。他這裡正走中間逢人問，邁開步走到知縣衙門中。望著那虎頭門兒往前走，但只見當中有個大窟籠，小愛姐行走來至監門外，連把那守監人等叫一聲。

話說愛姐來至監門以外，從窟籠內往裡喊道：「裡邊有人麼？」單說把守監門的有個禁卒，名喚狗皮臉，正在那裡昏睡，忽聽的有人叫門，起的身來往外一看，並無一人，狗皮臉說：「誰叫門哩？」愛姐說：「是我！」狗皮臉說：「閨女家不在別處去玩，在這裡喊叫甚麼！」愛姐說：「我是來給俺二叔叔送飯哩！」狗皮臉說：「你二叔是誰，叫甚麼名字？」愛姐說：「是孫繼高。」狗皮臉說：「卻有這個人，只是你來的晚了，方才開門放風，把門鎖了，鑰匙帶進官宅去了。你回去明日早些來，等著開門放風，你好進去與你二叔送飯。」愛姐說：「禁卒大爺你行個方便，把監門開了，我與俺二叔見得一面，不枉我大忒遠的跑這一遭。」狗皮臉說：「這是朝廷家的禁門，誰敢私開？要是跑了囚犯，那個能當的起，去罷！這門是不開的。」愛姐聽的這話，就哭起來了。唱：

小愛姐聽說不把門開放，不由的眼中落淚又放聲，他哭著開言不把別的叫，尊了聲禁卒大爺你是聽：你才說監門不敢私開放，我早已參透你這就裡情，不過是只要開門一分禮，大爺你也要量人富與窮。仔細想不過都好單體面，那個肯自招沒趣落臉紅？雖然說指著槐樹穿黃襖，豈不知公門之中好修行。俺今日招的這樣屈情事，望大爺憐念我這苦女子，我爹爹上京應試未回轉，我叔叔如今受罪在監中。因為我衙門來把二叔看，我的娘夫人實實甚苦情。帶來了一分薄禮權收住，到後日從重謝你好尊翁。小愛姐說罷前後一番話，喜壞了守監禁卒當差公。